

太平山典籍汇编



吴国富 徐臣金 编撰



江西人民出版社
（南昌）

太平山典籍汇编

吴国富 徐臣金 编撰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江西人民出版社
（南昌）
（内部发行）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太平山典籍汇编 / 吴国富, 徐臣金编撰.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6.5

ISBN 978-7-210-08401-3

I. ①太… II. ①吴… ②徐… III. ①山 - 古籍 -
汇编 - 武宁县 IV. ①K928.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81033号

太平山典籍汇编

吴国富 徐臣金 编撰

责任编辑: 陈世象

封面设计: 章 雷

出版: 江西人民出版社

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

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三经路47号附1号

学术出版中心电话: 0791-86898330

发行部电话: 0791-86898815

邮编: 330006

网址: www.jxp-ph.com

E-mail: swwpublic@sina.com web@jxp-ph.com

2016年5月第1版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 25.5

字数: 400千字

ISBN 978-7-210-08401-3

赣版权登字—01—2016—317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定价: 69.00元

承印厂: 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前 言

《太平山志》所指的太平山，又名丝罗山，坐落于幕阜山脉东部，海拔1320米，位于江西省北部的武宁县境内，与湖北省通山县交界（东邻武宁县的大洞乡，西南靠近武宁县的甫田、澧溪两乡，北与湖北通山县的沙店乡、三源乡接壤）。山名在《明史·地理志》中有记载：“武宁府西北，西有太平山，西北有九宫山。”《读史方輿纪要》卷八十四记载：“太平山，在县西九十里，亦与湖广兴国州接界。”道光四年《武宁县志》卷十七记载：“太平山汛离营八十里，东至本营，西至黄竹汛六十里，西至兴国州龙港六十里，北至路口汛六十里，乾隆十八年详请添建，外委一员，汛兵十名，与通山营宝石河塘会哨。”太平山山顶是丘陵地带，四面小山环抱，气候凉爽，景色宜人。太平山离长江中游沿岸的城市如武汉、黄冈、九江等均在100公里至150公里之间，但因深藏万山深处，长期以来不为外界人所熟知，各种文献关于它的记载相当少见，有限的一些记载也存在不少问题。

一、太平山及其道教源流

据民国初年编修的《太平山志》记载，太平山原名丝罗山，明朝成化年间，章真人显灵助战有功，朝廷敕令加封，并将丝罗山改名为太平山。这一说法属于道教传说，并非信史。因为其一，朝廷加封之事没有别的文献可以佐证；其二，历代《武宁县志》均未记载成化年间武宁县发生过战事。《太平山志》对此事的详细描述是：“明成化年间，罗寇作乱，扰乱太平山。”“明宪宗十四年，有罗寇者，手下喽啰数十人，立寨在田坵水口山，以此地狭隘，意欲到太平山立寨，屡屡带领喽啰上山扰乱。”然而据乾隆四十七年《武宁县志·武备》记载：“国朝顺治元年甲申，罗朝贵作乱，二年就抚，寻斩之。初，罗朝贵自幼焚伤左手臂，指如姜，乡人呼曰罗姜子。及长，素狡悍，乘乱

立寨太平山，四处剽掠，年丰、顺义受祸尤酷。次年就抚，授都司，随征宁州奉乡山寨。贵挺身奋勇，连破三寨。寻疑其反复，斩之于州之黄土岭。”又雍正三年《武宁县志》卷二记载：“太平宫，在年丰乡二十二都，祀宋真人章自然。本山原系竺寿翁施舍，山计数百亩，及田坵水田百亩，铸大钟一口，重千斤，化钱炉一座崇奉香火。明末盗罗朝贵聚众于此，顺治初朝贵投诚后，道士汤豁然复兴。”因此，《太平山志》所说的“罗寇”即罗朝贵，作乱于顺治元年，并非明朝成化年间，为此“丝罗山于成化年间易名太平山”之说便失去了事实依据。又《太平山志》记载：“太平山向名丝罗山，周围四十里，四方上山皆十五里，其山形如五龙团顶，群峰相拱，万壑来朝，层层叠叠，如丝罗围绕不断，故名。”这一说法明显体现了风水学的特征，因此“丝罗山”也应当是道士取的名字，非民间所为。估计道教在这里开山之后，便将该山命名为丝罗山，后来兴建了太平宫，便叫作太平山。

实际上，太平山之名可以追溯到元朝前期。乾隆四十七年《武宁县志·寓贤》记载：“揭傒斯，字曼硕，丰城人。元延祐初，为国史编修，前后三入翰林，追封豫章郡公，谥文安。少处穷约，成宗大德间出游湘汉，道经武宁，至太平山，爱其林峦幽邃，读书道观中，有《太平山杂咏》。”揭傒斯的《太平山杂咏》分别歌咏了太平山上极高明亭、北极山、龙井、鹤山、龟山、枯槎溪、云旗峰、三仙坡、雷岩、鹿跑泉、义栎、榔梅、五雷峰、龙门、狮子岩、孟姥潭、梧桐冈、葫芦石、豹齿石、虎迹石、石人洞、仙迹石等处胜迹。

揭傒斯这些诗不见于现存的《揭文安集》及今人整理的各种《揭傒斯集》，但据《武宁县志》记载，这些诗歌的确为揭傒斯所作。雍正三年《武宁县志》卷九最早收录这组诗歌，但只有十二首，第一首标题为《北极山（题木山）》，作者署名为“揭万孙”，其余十一首依次为《龟山》《鹤皋》《枯槎溪》《虎泡泉》《五雷峰》《龙门》《龙井》《葫芦石》《狮子岩》《豹齿石》《仙迹石》。收录《太平山杂咏》最全、考订也最精详的，当属乾隆二十年的《武宁县志》，该志的主修者为武宁知县邹应元。按《重修台湾省通志》卷九记载：“邹应元，字清源，号两松，江苏金匱人。乾隆十六年进士。三十二年四月，由杭州知府调知台湾府。”^①邹应元在武宁知县任上修撰

① 黄典权等编纂：《重修台湾省通志》卷九《人物志》，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8年，第138页。

县志，他在序中指出“旧志成于国初，典籍散亡，俭于推考，执笔者草率成书”，遗漏、错误处甚多。而他则“遍征通志藏书，故旧族乘，稽考先代遗人遗事，凡残碑断稿及荒冢野庙之文，莫不披荆蹈险，收而有之，以供资取”，“始于壬申，终于乙亥”，前后四年，修成此志。当时承担修志主要任务的盛大漠亦为江西有名的文人。邹应元于《太平山杂咏》二十二首下按云：“揭傒斯，字曼硕，与杨弘、虞集、范梈为元四大家。旧志仅录十二首，又讹乱其姓名，今从本集、通志互考订入。”他所说的旧志是指雍正三年的《武宁县志》，该志收录《太平山杂咏》，但有遗漏，也有错误，邹应元据《江西通志》及揭傒斯本集考订增补，出异文十二处。由邹应元的考订可知乾隆年间《揭文安集》尚存较为完善的版本，收录的诗歌比今人李梦生辑录的《揭傒斯全集》要多得多。乾隆之后，《揭文安集》颇有散佚，到胡思敬编撰《豫章丛书》辑录揭傒斯诗文时，《太平山杂咏》已经不存。通过核查，各种文献中均未发现《太平山杂咏》，仅《雷岩》一诗见《永乐大典》卷九七六三，注明引自《苏东坡集》，毛德富等主编《苏东坡全集》时把它作为苏轼的佚诗收入，但只有《永乐大典》的孤证，并不足以推翻《武宁县志》的说法。《武宁县志》还收录有揭傒斯的《出三硖峡》：“积水群山里，行舟乱石间。地偏疑隔世，峡怒欲藏关。独鸟啼深树，斜阳下急滩。千忧逢一快，未觉此生孱。”《揭傒斯全集》收录了这首诗，可以作为揭傒斯曾到过武宁的旁证。三硖峡是修河在武宁境内的一处险滩，离永修县不远。据乾隆二十年《武宁县志》卷十二记载：“水路自县往下三十五里至巾口，三十里至箬溪，十五里至三硖滩，十里至河浒，共九十里，与南昌府建昌县交界。”道光四年《武宁县志》记载：“县东一里曰东渡滩……八十里曰三硖滩，怪石横布水中，俗呼为和尚石，势最险急。”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柘林水库兴建，三硖滩遂被淹没。

从揭傒斯的《太平山杂咏》来看，太平山之名早在元朝初期就已经有了。清末通山举人傅燮鼎在修撰《九宫山志》之时，认为太平山道士与九宫山道士意气相争，导致两座山出现了一些雷同的现象，如据元代文人欧阳玄《重建钦天瑞庆宫碑》，九宫山的宫殿在元世祖至元年间复建之后，又毁于元仁宗延祐甲寅年，之后又得到复建和皇封；而太平山也是在元仁宗皇庆癸丑年因章叔孙“化身医太后之疾”而得到皇封，故而傅燮鼎说：“太平后于九宫，有代兴之意，故争胜如此。”（《九宫山志》卷十二）他也隐约指出，揭傒斯的《太平山杂咏》有可能是伪托的，因为元代著名诗人虞集曾经给九宫山的道士车可诏

赠诗，可能太平山道士见了很不服气，故而造作揭傒斯的诗歌，“虞揭齐名山灵，似藉以争胜然”（《九宫山志》卷七）。这种怀疑，不无几分道理；但反过来看，恰好表明元代太平山的道教活动已经很兴盛，争强好胜，应是元代道士所为，因为后代道士不可能有兴趣跟前朝道士争雄。《太平山志》所收录的碑刻《竺翁布施原由》，落款为“大元至正元年辛巳岁刊石立”，有“忽然太平山顶起一股黑气冲天”之语，亦可见元末已称“太平山”，道教活动已经很兴旺。

现存最早的《武宁县志》为嘉靖四十一年武宁县儒学教谕徐麟与致仕的儒学训导潘槐同修，其中《杂志》记载：“太平宫，在太平山上，知县盛文郁祷雨于上，有诗云：太平山上有仙宫，流水湾湾处处通。道士莫教童子出，老夫不与县官同。寄来玉板三千片，炼就丹砂第几功。醉后相思何处是，夜来骑鹤下天峰。”据同书《官政》记载，盛文郁是“皇朝洪武间知县”，“其先归德人，后以官籍钱塘，优于吏治，尤长声诗，所著有《东民遗稿》。卒于官，子孙因家焉”。乾隆四十七年《武宁县志·名宦》记载：“盛文郁，字东民，钱塘籍，先世河南归德人，元进士，事母以孝称。洪武二年任县事。”根据盛文郁之诗，也可知洪武初年太平山之名就已存在，当时山上有道士帮助知县进行祷雨活动。

太平山以道教取胜。根据《太平山志》的记载，太平山的开山祖师为章真人。章真人名哲，字权孙，生于宋宁宗三年壬戌二月十九日^①，武宁县仙人潭（今武宁县澧溪乡临江村仙人潭）人氏。年二十七得受异传，曾至武当山学道，后至广济县，遇吕祖传诀。五十有三，在九江石板江蜕化上升。又《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记载：“太平宫，在年丰乡三十二都，祀宋真人章自然。”“灵济道院，在县治南隔河一里飞凤山上，宋章真人炼丹处。”^②这个灵济道院不见于《太平山志》的记载。

关于章真人的事迹，没有更多的资料可供参考。揭傒斯《太平山杂咏》中的《榔梅》说：“少年武当至，寄此南枝春。岁岁满树上，花开好故人。”应指章哲年轻时从武当学道归来，将武当山独有的榔梅种植在太平山上。乾隆四十七年《武宁县志》说章哲“从武当祖师受云门秘法，驱至雷雨立验。权孙

① 壬戌当为嘉泰二年，然无从考证。

② 鼎文版《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六一九。

以为道不在是，乃入太平山，辟荒结庵”看来，章哲学道于武当一事是可信的。按《武当福地总真集》记载：

邓真官名安道，孙寂然之弟子也，自幼随师开复武当，首蒙恩赐，尽得其师上清五雷诸法之妙。驾风鞭霆，其应如答，远途疾患，皆奔趋之。继奏敕住五龙，兴建正殿，顽石壁立，斨斫甚苦，默施神用，一夕雷雨为破其石。度弟子数人，以观付之，潜调龙虎内炼甲庚。嘉泰中，預告徒众，奄卧而逝，大风拔木，移时方散，人谓乘风而往。剑瘞宫北，遗迹昭然。

章哲从武当山学来的“云门秘法”，大概也就是这种“五雷诸法”，但所有资料均未记载他师父的姓名。

自武当归来后，又有人给章哲传授内丹，传授人托名吕洞宾。《太平山志》记载章哲于“宋理宗六年，在湖北广济县得遇吕纯阳秘授”。在武宁一带，向来有关于吕洞宾的传说，章哲说他受道于吕洞宾，并不奇怪。乾隆四十七年《武宁县志·仙释》记载：“吕岩，字洞宾，蒲州人。游屐至武宁，入钟鼎山，爱其岩洞幽僻，流连忘返。所坐石崖至今手迹宛然。其旁有丹井、丹灶、药臼诸迹，山下玉清宫立像祀焉。”又道光四年《武宁县志》卷五《山川》记载：“钟鼎山，县西四十里太平山麓。相传吕岩游仙于此，有丹崖，宋敕建玉清宫，华盖覆之。旁有黄婆洞，洞有流月池、磊思潭、石室、药臼、醴泉，泉清甘，饮之醺然欲醉。洞凡数里，多异迹。”离太平山不远的钟鼎山，唐朝时即建有玉清宫，《太平山志》收录的《梅林玉清宫香火田记》说：“玉清宫者，唐朝古庙也，宫中供奉三清道祖与纯阳祖师。”在章哲出世之前，这里就已经盛行吕洞宾的传说，并且在玉清宫中供奉吕洞宾。《太平山志》说章哲的父母求子于玉清宫，遂生章哲，可知章哲自幼便受到吕洞宾传说的熏染。入道之后，屡屡托吕洞宾以自我神化，也在情理之中，与北方全真教追尊吕洞宾为祖师一节关系不大。

南宋晚期，北方全真教尚未大规模南传，给章哲传授内丹的应该是南宗道士。在章哲二十来岁时，被后世列入南宗五祖的白玉蟾频繁活动于庐山脚下的太平兴国宫等处，又于太平山附近的九宫山瑞庆宫主持国醮，并在嘉定十一年来到武宁县一带。白玉蟾把吕洞宾当作祖师，在传授内丹之时兼传雷法，并在江西刊行雷法经典《雷霆玉经》，自称“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门下纠录典者、签押雷霆都司鬼神公事”。而《太平山志》中的《太平祖师解孽延生保命法忏》也称章哲为“雷霆纠察司通天玄妙、灵应自然广惠真君”。可知章哲受

到了白玉蟾的很大影响。然而《太平道谱》叙述道派源流时又说吕洞宾“出度海蟾、重阳、广惠”，将章哲与刘海蟾、重阳并列，不提白玉蟾，看来章哲并不清楚自己接受的是白玉蟾一派的道法。

章哲认九江石板江的石公为义父，这位石公来历不明，有可能是庐山太平兴国宫附近的一位道士。石板江也作“石版江”，同治《德化县志》记载九江有“石版冲”的地名，不知是否为同一个地方。南宋后期，宋理宗对太平兴国宫非常看重，屡次在这里举行规模庞大的斋醮活动，并册封太平兴国宫的九天采访使为“九天采访应元保运妙化助顺真君”。太平兴国宫的建筑富丽堂皇，所有道路皆铺以石板，有亭子靠近驿道，榜曰“天下太平”。章哲修道的地方为“太平山”，道观名“太平宫”，《太平山志》说章哲身后得到过宋理宗的敕封，看来所谓的“石板江”当指太平兴国宫，章哲把他在这里的所见所闻复制到了太平山。按地理学的认识，太平山处于幕阜山脉的中段，庐山属于幕阜山余脉，然而《太平山志》却说太平山发脉于庐山，这也暗示章哲可能得到庐山太平兴国宫的真传。

事实上，太平山道教也受到九宫山道教的一些影响。九宫山位于湖北省通山县城东南，处于湖北与江西交界处，距离太平山不足百里。《太平御览》卷四十八引晋朝史笏《武昌记》：“九宫山西北陆路去州五百八十里，其山晋安王兄弟九人造九宫殿于此山，遂以为名。”南宋淳熙十四年，道士张道清又于山上建造九座道观，此地遂成为道教圣地。张道清去世之后，留下遗蜕，一直供奉在道观中。同治《通山县志》卷八《杂纪》：“张道清遗蜕素在九宫山供奉，咸丰乙卯年五月二十四日，贼目伪将军林入山，遍焚殿宇，将遗蜕拽殿下，幸未分散。贼退后，造一六方桶敛之，谋瘞座下。开井，得一铁罐，内有红绫，记云‘兔从火出，兔见木藏。但看六五，月减精光。历劫非殃，天命靡常。运周九六，吾道复彰’八语。再凿，得六方石窖，适容斯桶，遂葬焉。”这一事件也被载入《太平山志》。章哲去世之后，也留下遗蜕，供奉至现代，这一点看起来很像九宫山的做法。又《太平山志》记载有“试剑石”：“祖师游道回山，道过云关一里许，见一石矗立山边，大若半间房。祖师欲试宝剑锋芒，因戏将剑向石一砍，石即破为两开。虽年湮代远，砍痕犹在，后人遂称为试剑石云。”然而乾隆二十年《武宁县志·古迹》记载有两处试剑石，一在县西百二十里九宫山，传说是羽士张道清试剑处，谢枋得有诗；另一处亦与章祖师无关。章祖师试剑石之说或为后出，也可能是仿照张道清故事创造的一个传说。

另外，太平山道士惯于以符水治病，祈雨救灾，也与九宫山道教的做派类似。

由于现存的宋、元、明三代关于太平山道教的史料太少，判别太平山道教的派别很不容易。就其起源而论，太平山道教最初属于传习雷法的一种教派。雷法是一种呼召风雷、伏魔降妖、祈晴雨、止涝旱的方术，起于北宋，兴盛于南宋、金、元，为神霄、清微及道教南宗等派所传习，东华、天心、正一派亦兼习之，其法主要载于《道法会元》《清微丹诀》《法海遗珠》等书中。雷法将内丹与符篆咒术融为一体，既讲存思、存神、内丹修炼，又讲祈禳斋醮、符篆咒法，是道教诸方术的融合体，但强调以内丹修炼为本，以符篆咒法为用。章哲传承的雷法，先得于武当，既而得于南宗，在南宗那里，他知道了内丹对于雷法的重要性，故历代文献说他觉得武当雷法非正宗。之后，太平山的主祀神除了三清外主要是雷神，如清末武宁人董道生《重建太平山佑圣宫启》说：“其七世法嗣章道洪精道术，尝于石人洞斲石造雷神十位，龙虎将军狮象、人物像不下数十，各重千余斤，役白牛负之至宫旁，建三清宫，前建汪真人殿。”太平山一带僻处万山深处，有利于保持雷法的神秘感。然而自从金朝全真教崛起之后，各种道教教派渐渐趋于统一，形成全真、正一两大派别，雷法也不免逐渐消亡，故而太平山道教的面目也逐渐模糊不清。武当山从元明之际的张三丰开始，形成迥异于传统雷法的武当派；而白玉蟾的南宗亦在元代中后期归并于北宗即全真派，传授源头退出历史舞台，传承人也随之变得无所归依。应当说，从明中后期到清朝，太平山道教均以独立的面目存在着，虽然无法认祖归宗，却有自己的存活方式。徐兆仁《中华道教经纬》列举了包括章哲所传广惠派在内的86个道教派别，说“所有这些门派，无非从内丹派、外丹派、经典派、符篆派、占验派中分出。也可以简单地说，是从全真派和正一派中分出”^①。就其源头而论，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然而就其变异而论，这种说法又不足以涵盖太平山道教的所有特点。如北京白云观藏有《诸真宗派总簿》，其中第八十三派为章哲的广惠派，注曰：“此派系民国五年丙辰八月初八日，由江西南昌府武宁县太平山万寿宫穆善清带来六十字。”可见到了清末，太平山道教已经自成一派，其他各教派皆不能将它归并到一起。

明清时期，太平山道教立足于民间，具有较浓厚的民间宗教色彩，走上了与其他道教教派不同的发展道路。太平山的道士一般都是武宁县及湖北通山

^① 徐兆仁：《中华道教经纬》，京华出版社，1994年，第49页。

县的普通百姓，文化水平有限，只能掌握一些最简单的经忏文字，创造少量的神异故事，以口耳相传的形式传播教义，很少以文字形式进行撰述。他们既不像江西龙虎山道士那样擅长于科仪、符篆、斋醮，也不像全真道士那样专心于内丹修炼。在一般情况下，他们就是陪护着祖师章真人的遗蜕，等待着朝山客来进香，或四处化缘兴造宫观。据《太平山志》记载，章真人蜕化于石板江，“异香绕体，三日不息。时天尊恩父九江石公见囊书，将遗骸舁至丝罗山，即太平山，设座崇祀焉”。变成木乃伊的章祖师，“双瞳炯炯，俨如生者”。直至今今天，章真人的遗蜕依然存放在道宫之中。比章哲稍早一些的九宫山道士张道清也是遗体不腐，享受香火供奉六七百年，到太平天国时被毁。这一现象的确让世人感到迷惑不解，使人们相信章祖师“肉身成圣”，因而朝拜不绝，纷纷到太平山求福消灾。这一点形成了太平山道教文化的核心，因此产生了关于章祖师显圣的种种故事，也产生了关于章祖师开山成道的种种仙迹，吸引很多人入山修道，成为道士，也使章祖师开创的教派历经宋元明清至于现代传承不绝。除此之外，太平山道教并没有太多的神秘色彩，一般道士也很少创造灵异故事。历代道士除了祀奉祖师香灯，接待朝拜香客之外（农历二月十九日祖师生日及八月份的庙会为香客集中朝拜的日子），或者开垦耕种，自食其力；或者募化乡村，修造宫殿，购买田地；或者行医、看风水，其活动范围一般不出武宁、通山一带的乡村，宣传一些民间乐于接受的道德伦理，如行善、勤俭、孝道等，这些道理朴实而贴近日常生活，不像明清县志记载的忠孝节义之事那样不近情理，与政治伦理也比较疏远。总之，太平山道教具有素朴、明净的特征，略带一些传奇色彩，独树一帜，具有不同于别处道教的文化特色。

二、太平山典籍的编撰

太平山道教发轫于章哲，此后徒裔相传，历代不绝，到清末已经传到第四十代。清末民初，武宁人雷万诚、全万载入主道宫。雷万诚，字辟尘，道号卧云，一号拙夫，武宁县年丰乡三十都东岸人。他入主太平宫，建造仙坑巡王宫、崖山太平观辟尘洞，又与道姑方万本在武宁县城建造了太平行宫，民国二年担任江西省道教会武宁道教分部理财长。全万载，字戒尘，道号斗方、坦然子，江西武宁县升仁乡栲溪村人，四十岁皈依太平山，修建皇经殿、大殿横屋，置买田租数十石，颇有作为，民国二年担任江西省道教会武宁道教分部副

会长。在他们的努力下，太平山道教出现了颇为兴盛的局面，为志谱的编修创造了经济基础。雷万诚在武宁县城受到一些读书人的积极影响，遂立意主持修撰《太平山志》《太平道谱》。

民国丙辰年（1916）十一月，《太平山志》开始修纂，次年闰二月修成。纂修人刘廷福，字祝轩，武宁濠溪人，清末廪贡生，候选县丞，民国初年曾任赣省淮盐总局总稽查员、九江检察厅书记官等职，离职还乡后居住在武宁县城，因朋友盛秀吾的介绍，接受了太平宫住持雷万诚、全万载的邀请，开始主修志谱。根据《太平山志序》，刘廷福负责“操觚染翰”，全万载参与“总纂事迹，草创成文”，张琛、刘敬卿、刘谷源、余馨兰四人负责“缮正、校对”。《太平山志》修成之后，刘廷福旋即应命致力于修纂《太平道谱》，根据宫内道士所叙，该书载录了历代道士的生平梗概，并为“详加校正，编辑成帙”。《太平道谱序》作于民国六年季春月，据此可知《太平道谱》成书比较仓促，难免存在很多缺陷，正如刘廷福《太平山志序》云：“是编编辑日浅，各类各项多有阙略。愚坐井观天，管中窥豹，才识有限，且穷乡僻壤，无多图书典籍，以资考究，挂漏孤陋之惭，知所不免。”两书的材料来源，“或得诸师真所留遗，或得诸父老之传闻”，也有一部分“石碑原文”，因为是师真所留，“不便增改”，又业产“契据均照原词载入”。此外，刘廷福也将历代《武宁县志》的一些材料收录进去。公允而论，太平山道教从南宋晚期延续到民国初年，一直没有形成完整的书面文献，从未修纂过志书、谱牒，因此不管两书存在多少问题，均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

《太平山志》《太平道谱》编撰刊刻之后，仅限于教门内部使用，并未流传到社会上。《太平道谱》卷首载有“领谱志名目”：“道字号，万福宫领。原字号，万寿宫领。混字号，崖山太平观领。沌字号，流洞纯和宫领。起字号，石门楼广缘观领。法字号，城市太平行宫领。派字号，车田万福观领。演字号，回头山佑圣宫领。丝字号，梅崖山太平观领。罗字号，全万载领。”可知志谱当时总共刊刻了十套，分发给太平山所属各宫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太平山宫观被焚毁，道士绝迹，其他宫观亦荡然无存，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沧桑，这些原刻的志谱遂散佚殆尽。1982年，武宁县大洞乡人叶平华、甫田乡人杨守起开始在太平山上搭棚住宿，募捐重建宫观，山上的道教活动逐渐得到恢复，后来民众自发组织选举了一个太平山名胜管理委员会。1985年，武宁县文史工作者闵正国等人在太平山脚下的村民家中发现了两册《太平山志》，

遂收藏于武宁县民政局。1986年，太平山名胜管理委员会徐臣金等人通过多方搜寻，终于复制了一套全本的谱志。2011年，曾任武宁县文化局局长的方平先生热心于文化事业，他从太平山名胜管理委员会借出了全套复制本，提供给笔者，成为该次整理所用的底本。另外，湖北省通山县档案馆所存的《太平山志》《太平道谱》也是由太平山名胜管理委员会提供的、完全相同的另一套复制本。

《太平山志》《太平道谱》发现之后，陆续得到一些介绍，但二十多年来无人从事整理出版的工作，一般人难以窥其全貌。事实上，这两种典籍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而《太平山志》《太平道谱》所收的文献资料，不但不见于《道藏》《藏外道书》及其他道教文献典籍，甚至连历代《武宁县志》《通山县志》等地方志都甚少收录，在浩如烟海的杂史笔记、诗文别集中也很难见到与太平山有关的材料。因此，从历史学、民俗学等角度来看，《太平山志》《太平道谱》也具有很高的文献资料价值。

当然，从文献学的角度来看，这两种典籍也有不足之处。例如《太平山志》收录了二十多道历代皇帝的加封“圣旨”，看来这里的道士颇受礼遇。然而这些“圣旨”很难找到佐证资料，未必能当作信史看待。例如“大元皇庆二年癸丑岁，祖师化身医太后之疾有功，诰命加封”，此皇太后系指元仁宗的母亲答己。然而通检《元史》，却找不到答己太后于皇庆二年患病的记载。又如“大明成化帝丁亥春因助战有功，诰命加封”章哲为“仁天教主太平护国天尊”，“助战有功”系指章真人显灵惩罚顺治初年作乱的罗朝贵一事。据前文所叙，成化年间武宁并无战事，事实既属于虚构，加封之事也就无从谈起。其他的圣旨则多半没有年月记载，更是无从查验。颇有意思的是，这些圣旨中没有一道是清朝的。从“大明成化帝因章哲显灵助战有功而诰命加封”系指惩罚罗寇一事可知，这道圣旨出自清朝道士之手；清朝道士托名前朝编造圣旨，自然不会有什么风险。以此类推，章哲在宋时得到敕封，大约是元朝道士编造的事实；而元朝的显圣故事，大约是明朝道士所为。当然，那些不要任何年月和事实的“圣旨”，有点像“天圣天神的旨意”，类似于《封神演义》中的“封神”，与皇帝和历史无关。这些介乎虚实之间的圣旨，对提高章真人的威望倒颇有好处。

正如清朝傅燮鼎在修撰《九宫山志》时所说，太平山颇有与九宫山一较高下的意思，两山文献也有不少相互参考之处。《太平山志》中有二十多道皇封圣旨，而在傅燮鼎修撰的《九宫山志》中也有十几则皇封圣旨；九宫山的皇

封圣旨基本出现在宋理宗、元仁宗时期，太平山的皇封圣旨也基本上出现在这个时期。在两宋时期，九宫山的名声远胜于太平山，朝廷对这里的加封有不少佐证可寻，因此可以推断，太平山的皇封圣旨基本上出现在元朝后期，颇有可能是这时的道士为了一较胜负而制作的。但是，入明以后，九宫山已经失去了往日的风光，而太平山已扎稳根基，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所以之后的文献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共同点。到了刘廷福修撰《太平山志》时，他参考了傅燮鼎的《九宫山志》，不但收入了傅燮鼎的《读〈武宁县志·仙释·章叔孙传〉书后》，还在卷二几乎全文照抄了《九宫山志》卷五的《物产》，仅对“千年松”“万年柏”两项做了修改，删去了“蝉”“蚊”“蝇”“石笋”等记载。不过，严格说来这也不算是“完全抄袭”，因为傅燮鼎也是杂采《武宁县志》《通山县志》的记载编撰成《物产》部分的，两人皆未能对山上的物产作仔细的调查。

《太平道谱》记载了自南宋至民国初年的道士近四百人，生卒年及葬地均有明确记载，这是一份珍贵的资料，对考察太平山道教的兴衰、传承情况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研究者采用这些资料须持谨慎态度。其中最为可靠的资料是修志时尚存于世道士的传记和谱牒，这些资料依据当事人提供的材料撰写，比较可靠；其次是有三十多人的小传中记载“有碑”，这些资料应该是根据碑刻摘录下来的，也较为可靠。元明两朝没有留下碑刻的道士，其小传就存在很多问题。尤其是记载宋元明三朝道士的生卒年，通常都不用年号，只用帝号纪年，在有些情况下就显得很不准确。典型的如采用“元世祖”这一帝号，不用“元世祖至元某某年”的写法，而用“元世祖某某年”的写法，就很难判断是哪一年。如第七世悟月“生于元世祖二年”，如果从元世祖登基之年算起，则“元世祖二年”乃是中统二年，当时尚属于南宋的太平山似乎不大可能会采用这一纪年方法。又如元明宗在位时间很短，充其量只能算一年，但记载中经常出现“元明宗二年”“元明宗三年”等字样。又如《王乾金真人传》记载“元文宗丙辰入泮，顺帝辛酉科拔贡前列”，然而元文宗在位时并无丙辰年，元顺帝在位时也没有辛酉年。记载明代道士的生卒年，也有很多不可靠之处。如第二十代道士希乾，“湖北太和县人氏。皈依太平山修道。生于明惠宗三年八月十七日子时，歿于明世祖廿八年三月初九日”，其中“湖北太和县”应当为“安徽太和县”，“明惠宗”当指“明惠帝”，“明世祖”如果指永乐皇帝，则他在位只有二十二年，没有二十八年；如果指明世宗嘉靖帝，则此人活了149

岁，未免有点离谱。第二十三世洪元，生于明景宗（景泰皇帝）二年八月十五日未时，歿于明怀宗（崇祯皇帝）六年四月二十四日亥时，活了182岁，就更离谱了。到了清朝，上述情况就不太多见，但也不完全可靠，如第二十五世明吉，“生于康熙三年五月十九，歿于清顺治十六年正月初七日未时”，未免显得荒诞，但因找不到碑刻，也就无从改正。由此推断，《太平道谱》中有一部分道士的生卒年是清代道士或修谱者杜撰出来的，其目的是为了表示衣钵传承关系，至于生卒年是否准确，并不是特别重要，这与其他道教典籍记载人物的生卒年有相似之处。

2014年7月中旬，笔者在武宁县开完陶渊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之后，得到方平先生的帮助，联络上了太平山的现任住持徐臣金道长，他也是武宁县道教协会的会长。徐道长带笔者考察了太平山道观的现状，并提供了一本《佑民经》，后来在山脚下的武宁县澧溪乡大源村的太平山子宫观祖爷殿找到一位老道长，他收藏了不少书籍，其中有光绪年间太平山刊刻的《避劫宝训》以及民国时期刊刻的《玄门日诵》，由随行的江西师范大学研究生雷晓晓等两人翻拍下来。

《避劫宝训》封面题“光绪丁酉年新镌《避劫宝训》，太平山万寿宫藏板”。卷首有《新刊章祖师避劫宝训序》，但没有提供编者或作者信息。卷末有跋，曰：“光绪丁酉之夏月，太平祖师新降辟劫一书，乃度人之宝筏，救世之婆心。住持龄谷阮道人，谋刊以公诸同好，并选劝善诗文，太阳、太阴真经，白衣大士灵咒，汇编成帙，颜之曰《避劫宝训》……平山居士卧云子古芬氏谨志。”按照《太平道谱》收录的刘廷福《道友雷君辟尘行述》，此“平山居士卧云子古芬氏”当即太平宫道士雷万诚，为第三十五世卢理忠长徒。雷万诚，字辟尘，道号卧云，一号拙夫，江西武宁县年丰乡三十都东岸人氏。年二十九，以双亲见背，妻子均故，遂至太平山，投拜道长卢理忠为师。民国乙卯年，辟尘年四十七，乃将宫中事务交付他人，径往崖山古洞修持。民国乙卯年即民国四年（1915），可知雷万诚在太平山修持有十八年之久，时为光绪二十五年，距离新镌《避劫宝训》的光绪丁酉年（光绪二十三年）只有两年，而此时雷万诚并未正式出家，自称“居士”是合理的。出家之前，雷万诚家境比较殷实，大约也就是他资助刊刻了《避劫宝训》。主编此书的“住持龄谷阮道人”应该就是第三十九世平孝徒阮春和。按照《太平道谱》，阮春和，字观德，号谷龄，江西武宁县龙须洞人氏，皈依太平山之后，担任住持，提修龙池巡王殿，又于清光绪丙戌年改造塔顶，建修横屋及雷神台、龙虎君亭，于光绪

壬寅年八月二十日去世，即《避劫宝训》刊刻后的第五年。据《太平道谱》中的《阮春和真人传》，阮春和于道光庚辰（道光无庚辰，当为庚戌）夏挂锡太平山，因修造有功，被奉为主持，担任主持八年后去世。他喜欢与文人学士交往，清高幽雅，屡屡劝人向善，编撰《避劫宝训》也在情理之中。

《避劫宝训》收入诗文二十余篇，大多是假托章祖师、关帝、吕祖的扶乩之词，很多找不到出处，估计是阮春和自己创作的。此书在宣传道教思想方面有其突出之处。应该说，阮春和编撰此书，对后来雷万诚主张修撰《太平山志》有重要影响，但《避劫宝训》的绝大部分文章都没有被《太平山志》收入，而《太平山志》中的《阮春和真人传》也不提他编撰典籍之事，看来雷万诚有意盖过阮春和，以彰显自己在文化方面的建树。

《佑民经》全称《太平广惠真君佑民经忏全部》，据书尾文字，该书刊印于“中华民国二十六年秋月”，由“武宁县忠孝路县府前左侧自强印刷社代印”，当为石印本，捐资人有“祖师章真人门下嗣裔雷万诚、王太原、谢太来、杨太名、傅太星、陈太林、余平桂、朱古岩、张平柏”，封面有手书字样“玄门弟子朱古岩诵”，可知是捐资人之一、太平山道士朱古岩所收藏的刊本。朱古岩当即朱古崖，据太平山2006年重修的《太平道谱》，朱古崖为第三十六世雷万诚徒，道号守拙，字拂尘，江西武宁县北乡二十七都石羊烟家人氏，生于清光绪庚辰年，歿于一九四六年。据卷首“前任中华道教会武宁分会主任兼顾问长张太修”序：“窃吾先师古炎郑真人曾仿《道德》《南华》诸式，考察祖师行实原因，辑成《佑民经忏全部》，但愿吾辈门人，见是经务宜珍重，幸勿忽之。现遇大劫临头，修欲将此经忏，刊刷传谕，供慈善者早晚诵读，悔改前非，逃脱浩劫，转祸为福，藉以继成吾师未竟之功云耳。”可知此书原为太平山道士郑古炎所辑。据《太平道谱》之《羽士郑古炎传》，郑古炎，字睡眠，号醒迷，江西武宁县上南乡双头人，为第三十六世雷万诚之徒，他“在山五年，维持一切，皆竭力无稍懈，是以山门鼎盛，大异于前矣。惜乎年甫三十即羽化”。又据《太平道谱》记载，郑古炎“生于清光绪庚辰年三月十三日辰时，歿于清宣统辛亥年八月二十九日亥时”，其去世时间距离民国二十六年（1937）有26年之久。郑古炎去世之后5年，即民国丙辰年（1916）十一月，雷万诚即开始主持修纂《太平山志》，次年闰二月修成。但是，《太平山志》并未采入《太平广惠真君佑民经忏全部》的所有篇章，如此书的核心部分《佑民真经》即没有被采入。其他篇章又有高度雷同之处，如《佑民经》

中的“宝诰”类、“法忏”类文章，与《太平山志》所收甚少差异。《太平广惠真君佑民经忏全部》成书在前，刊印在《太平山志》之后，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很难说清楚。此外，《佑民经》中还有“宗师万诚雷真人，宗师古炎郑真人”的称呼，依照此书序中的说法，郑古炎是该书的修撰人，雷万诚是该书的捐资人，两人虽然基本同时，却不应该在自己编撰或刊印的经典中自我称颂。依此看来，《佑民经》有可能就是张太修、朱古岩等人编撰的。

《太平广惠真君佑民经忏全部》与《太平山志》有同有异，不少篇章可以相互校勘，各有优长。《佑民经》中也收录了一些不见于《太平山志》的文章，可以丰富太平山的道教文献。

《太平山万寿宫玄门日诵》是一种手抄本，封面有“太平山王平纲佩诵”字样，而在卷末的《祝寿文》中有“大民国”字样，可知为民国期间道士王平纲所抄写。王平纲此人不见《太平道谱》。此《玄门日诵》与一般全真道士所用《玄门日诵》没有多大差异，从文献上来说价值不大，但是可以看出太平山道士归属的门派，故而予以收入。

2006年重修《太平道谱》，据《重修太平道谱序》，此举由太平山道士第四十世张春仁、项春柳提倡，由武宁县道教协会秘书余令欣牵头组织编撰。

“因年深月久，时过境迁，上届谱中之生者，今已不复存在，绝大多数之亡者，歿年、墓址、坐向无法考究”，世系亦难以连贯，故而一度陷入僵局。2007年10月再次商议，决定出家弟子、俗家弟子各修一本谱。道士项春柳因下山而退出编撰小组，此后修谱领导小组为张春仁、李春卿、易春辉、徐春金、朱美兴，编录为马先觉、黄君福，审定为余令欣、张春仁、徐春金、瞿春生、朱美兴，装订为熊贻麟，封面设计为成传金，由武宁县琴海文印社印刷。编撰者认为，为了勉励后裔、振兴道门，应当为三类人作传记，“一是得祖师真传飞升成圣者属上智，二是立志于修道、能创业成家、兴起山门者可称贤裔，三是一心慕道能养性修真、静寂守成者亦非愚昧”。重修道谱以“三十九世后裔叶平华、高平慈、刘平高、朱平和有后裔的四大派系为基础，上接原谱先师之流传，下延徒子法孙”，在刘廷福《太平道谱》的基础上，增补了“太”“平”“春”三个字辈的数十名道士，增补五篇传记；而俗家弟子也另作一卷，收入3000多人，分属于各个道士的徒弟，并依照广惠派字辈取名字。

在上述成形典籍的基础上，本书还编入了四十来种神咒和十几则有关太平山但不见于《太平山志》等太平山典籍的资料。神咒的采集者为成善新，武宁